

“开四关”刍议*

钱婷婷¹ 孙培养^{2A}

摘要 近年来学术界就“四关”争论诸多,最主要争议点在于“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开四关”到底如何定义。通过古与今文献的梳理,可认为此两问本质上的答案相同,此三者皆应当是广义的存在,不可被定义为某一种狭义的解释,故可认为所有争论属于其狭义之说。

关键词 四关;四关穴;开四关;理论研究

临床运用“开四关”治疗疾病的效果较好,但关于“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关系,以及“开四关”到底如何定义争论纷多。本文通过梳理古今文献,厘清“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四关”的定义,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四关

1.1 溯古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此为“四关”首次出现。而后,各家注释纷起。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注解为“四关,四肢也”;马蒔在《灵枢注证发微》注解为“四关者,即手肘足膝之所,乃关节之所系也”;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分析“四关者,两肘、两腋、两髀、两膕皆机关之室”;罗东逸在《内经博议》有言“四关属手足踝骨以上,其地各尺,为手足诸阳之本”;高诱则在《淮南子注》提到“四关,耳、目、心、口”等。以上均为后世医家对《黄帝内经》中“四关”的阐述。诸位医家皆表示“四关”为人体的部位,但在部位描述上有所差异——尤其大部分著作记载“四关”为肘膝、关节之处,少部分论及其他;同时均

未明确提出“四关”为特定的穴位。而后世医家关于“四关”为腧穴的言论,诸多基于《标幽赋》中所述的“开四关”。如《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注释《标幽赋》篇幅中,王国瑞提到刺“四关”即为刺“所谓六十六穴”,并明确提出“四关”为腧穴之论。

1.2 追今 今之人,有继承“四关”为部位之论。如王昕耀等^[1]考证古文,表明膈关、脐关、肘关及膝关合而称之为“四关”;李艳梅等^[2]认为“四关”应为腕、踝、脐、膈;秦庆广等^[3]从《黄帝内经》原文出发,探讨“十二原”出处,佐证“四关”应指腕、踝、膈、肱;王富春等^[4]从《灵枢·九针十二原》原文出发,结合中医学理论与现代解剖学,得出“四关”应指腕踝关节的观点。现如今,言“四关”即为“四关穴”(太冲、合谷)者甚多,而陆颖等^[5]反对此为《黄帝内经》“四关”原义论,认可“四关”本义应为部位论。

今之人,有支持“四关”为腧穴之论。学术界未止步于论“四关”即为太冲、合谷四穴,而是对此为何穴各有争鸣。随着针灸现代研究更深层次的发展,张卫星等^[6]认为,仅将“四关”理解为太冲、合谷四穴略有离道,明确提出应将“四关”理解为“五腧穴合原穴”。王磊等^[7]根据临床治疗效果,并通过总结经验,揆度“四关”应为内关、外关四穴。

除以上论述外,张登部^[8]结合标本根结理论等论“四关”时特别指出,“四关”是指肘膝关节及其关节以下,包括五腧穴在内的重要部位。张登部对于“四关”的观点,在保留部位论的同时创新性提出其涵盖五腧穴之说,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四关”是为部位论,还是为腧穴论的壁垒。张安莉^[9]基于针灸医学也认为“四关”应包含部位和穴位两重含义。除了考证“四关”与腧穴及部位相关外,郑君等^[10]提出,“四关”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五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No. 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1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项目(No. 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76号);安徽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No. 2023AH050740);安徽省临床医学研究转化专项项目(No. 202304295107020096);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杰出人才项目(No. 皖卫函〔2022〕392号);黄学勇安徽省名中医工作室(No. 中发展〔2022〕5号)

▲通信作者 孙培养,男,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针灸防治脑病的临床和机制研究。E-mail: sunpeiyang2008@aliyun.com

•作者单位 1.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1); 2.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 合肥 230061)

应作为指导临床的治疗总原则。

2 四关穴

2.1 溯古 古之论“四关”，皆言同论与“四关穴”。如《针灸大全》有载“十二原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李挺在《医学入门·杂病穴法歌》中注称“四关三部识其处，四关，合谷，太冲也”；杨继洲在《针灸大成》注释“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而后杨继洲在《针灸大成·经外奇穴》篇明确提出“四关四穴，合谷、太冲是也”，此可为“四关”与“四关穴”分开论之始端。《针灸集成·卷二》曰“上吐下闭，关格，宜泻四关穴。谓合谷、太冲是”，此为应用“四关穴”治疗疾病的记载。观以上诸位医家之论“四关穴”，皆言合谷、太冲四穴，未言其他。

2.2 追今 今之论“四关穴”，诸多从“四”“关”穴而论。基于以“四”为中心的观点，有言“四关穴”当归于“腹四关”，即滑肉门穴和外陵穴四穴^[11]；有言“四关穴”当指外关、内关四穴^[8]。王漫等^[12]基于“关”，提出“肘膝以下五输穴合原穴，共计六十六穴”作为“四关”之解较为全面。黄建军等^[13]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阐述“四关穴”，认为“四关穴”为合谷、太冲四穴，是从狭义的角度论述。论“四关穴”，纯粹从“四”或者“关”的角度思考，刘红菊^[14]认为以此两种角度思考出的“四关穴”，皆不能称其为实际意义上的“四关穴”，而是代表性取穴。余亮等^[15]通过梳理“四关”脉络，对将“四关”同于“四关穴”之论提出疑问，同时表明该论是固化“四关”，不利于发展与“四关”相关的学术思想。

3 开四关

3.1 溯古 《标幽赋》曰：“拘挛闭塞，遣八邪而去矣；寒热痹痛，开四关而已之。”此为“开四关”之首次出现。针对“开四关”的注释，王国瑞在《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认为“主人寒热头痛……四关者，两手、两足，刺之而已矣”；吴崑在《针方六集》则认为“毫针为质甚微，如下文平五脏、调六腑、遣八邪、开四关，所贯何多岐”。关于两位医家对“开四关”的论述，王国瑞理解“开四关”为针刺“四关”之义，而吴崑则认为“开四关”为一个治疗原则，两者对于“开四关”的不同见解，可认为是古往今来就“开四关”争论的一个缩影。总之，古之论“开四关”，不外乎理解为针刺“四关”及治疗原则。

3.2 追今 《说文解字》曰：“开，张也；关，以木横持门户也。”刘星等^[16]认为“开”包括了“关”与“开”之意。

“开四关”三字简短，而余韵悠长。目前针对“开四关”的研究，沿用古之人的阐述。正如戴伟^[17]通过研究“开四关”的内涵，认为“开四关”应作为治疗原则应用于临床。不同于前人单纯地论述“开四关”，现代医家多基于生物神经学系统及现代医学的检查手段加以探索，且结合临床经验创新应用“开四关”。

4 开四关机理研究及应用

有研究^[18]总结标本根结、脏腑别通等理论，为“开四关”理论研究提供关键性支持。为进一步探寻“开四关”的作用机理，蔡依姝等^[19]通过fMRI技术结合神经生物信息学展示“四关穴”针刺时神经信号的变化；许慧等^[20]通过电针“四关”穴治疗卒中后抑郁大鼠，研究其针刺治疗的机理是否与调控粪便短链脂肪酸含量及结肠5-羟色胺释放有关；陈韬等^[21]研究发现，电针“四关”穴改善脑卒中后抑郁大鼠行为学指标的作用机理可能与提高BDNF、TrkB蛋白表达有关。临床治疗上，阎路^[22]结合治疗经验，创新性提出益气开四关针法，促进“开四关”治疗的发展；丁一等^[23]基于“开四关”的理论内涵，创新性提出“新”四关穴。以上均为今世之人对“开四关”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5 结语

本文通过溯古追今，拟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关系；二是阐述何为“开四关”。以下为笔者之拙见。

古之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最初为“四关”，后发展为“四关四穴，合谷、太冲是也”，由“四关”为部位到“所谓六十六穴”再到“合谷、太冲”，古人对“四关”的阐述呈现逐渐明确、范围缩小的特点。而从“四关穴”到“开四关”，阐述的理论又再次放大，古之论“开四关”不再局限于针刺合谷、太冲，而是针刺“四关”及治疗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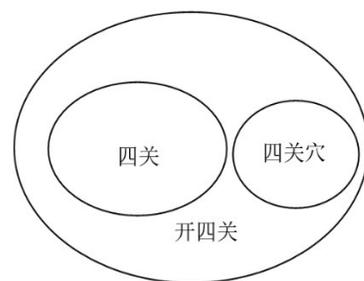


图1 古之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图

今之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2。目前认为“四关”包括“四关穴”，即“四关”可为部位之说，也可为腧穴之论；此外，研究认为“四关”可为治疗原则，可与“开四关”等同。从以上两点论述，可认为“开四关”广义上指代治疗原则，狭义上可认为是针刺合谷、太冲四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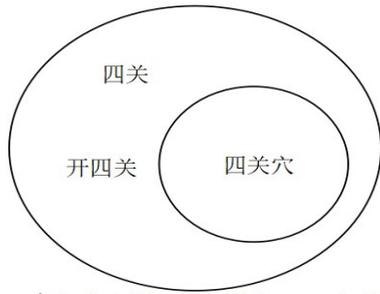


图2 今之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绝非多一字少一字的区别，更不能局限于概念上的差别。就论“四关”与“四关穴”，不能单纯地认为“四关”等同于“四关穴”；就论“四关穴”与“开四关”，不能简单地认为“开四关”等同于针刺“四关穴”；就论“四关”与“开四关”，不能浅显地认为是理论与治疗方法的差别。笔者认为，“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之特性，故笔者不认同用时间先后和概念来割裂此三者，而应当基于发展的角度思考。正如将“四关穴”定义为太冲、合谷，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相当于摒弃了除其以外的发展，这不仅曲解了古之争议，而且阻滞了今之争鸣。

笔者认为，何为“开四关”的问题，与“四关”“四关穴”“开四关”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如出一辙。纵观历代医家对“开四关”的论述，皆不是固定或单一的。从医学发展的角度看，既要承认“开四关”是针刺合谷、太冲，是针刺“四关”，也要认可“开四关”是治疗原则。笔者认为只要是顺应其理论发展的规律，并且经历过临床的考验，皆应当接纳与共存。简而言之，“开四关”应当是广义的存在，所有争论当属于其狭义之说。

参考文献

[1]王昕耀,邱茂良.四关本义刍言[J].中医杂志,1987;28(5):45-46.

[2]李艳梅,高树中.“四关”辨析[J].中国针灸,2005,25(5):340-342.
 [3]秦庆广,余玲玲,陈磊.《内经》之“四关”:2011中国针灸学会年会论文集(摘要)[C].北京:中国针灸学会(China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2011.
 [4]王富春,魏丽娟.四关部位的探讨[J].中医药信息,1988(1):3,5.
 [5]陆颖,王曙松,李洁.灵枢“四关”考补[J].上海针灸杂志,2012,31(12):925-926.
 [6]张卫星,杨旭光,高希言,等.四关本义辨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4):619-621.
 [7]王磊,李璟.四关新释:第十五届针灸对机体功能的调节机制及针灸临床独特经验研讨会暨第十一届针灸经络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上海:中国针灸学会实验针灸分会,2010.
 [8]张登部.论“四关”[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0(1):10-13.
 [9]张安莉.“四关”小议[J].福建中医药,1985(4):50-51.
 [10]郑君,张昆.重拾《内经》四关理论精义[J].四川中医,2011,29(6):35-37.
 [11]李仁淑.腹针“引气归元、腹四关”临床应用案例:首届全国腹针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广东:中国针灸学会腹针专业委员会,广东省中医院,2007.
 [12]王漫,康明明,张智龙.“四关”探幽[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2):177-178.
 [13]黄建军,张军.四关穴及临床应用[J].针灸临床杂志,2004,20(9):45-47.
 [14]刘红菊.“四关穴”辨析[J].河北中医,2002,24(1):38.
 [15]余亮,慕容志苗,樊小农.《标幽赋》四关刍议[J].中国针灸,2020,40(9):996-998.
 [16]刘星,牛阳.再论三阴三阳开阖枢[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5):1908-1910.
 [17]戴伟.“四关”穴初探[J].安徽中医临床杂志,2003,15(3):249.
 [18]周绪柳,王华,吴松,等.四关穴探析[J].针灸临床杂志,2023,39(4):95-98.
 [19]蔡依奴,裴建.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探讨“开四关”经穴效应特异性规律[J].中华针灸电子杂志,2023,12(1):27-31.
 [20]许慧,李恋秋,康贞,等.电针“四关”穴对卒中后抑郁大鼠结肠5-羟色胺、粪便短链脂肪酸的影响[J].中国针灸,2023,43(5):545-551.
 [21]陈韬,叶海敏,康贞,等.电针“四关”穴及其相应单穴对PSD大鼠行为学及海马神经BDNF、TrkB蛋白表达的影响[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1,23(8):2948-2954.
 [22]阎路.益气开四关针法临床之应用[J].针灸临床杂志,1997,13(21):59.
 [23]丁一,朱浩铭,和昭君,等.“新”四关穴:浅议列缺与丰隆配伍[J].时珍国医国药,2022,33(9):2227-2229.

(收稿日期:2023-11-07)

(本文编辑:黄明愉)